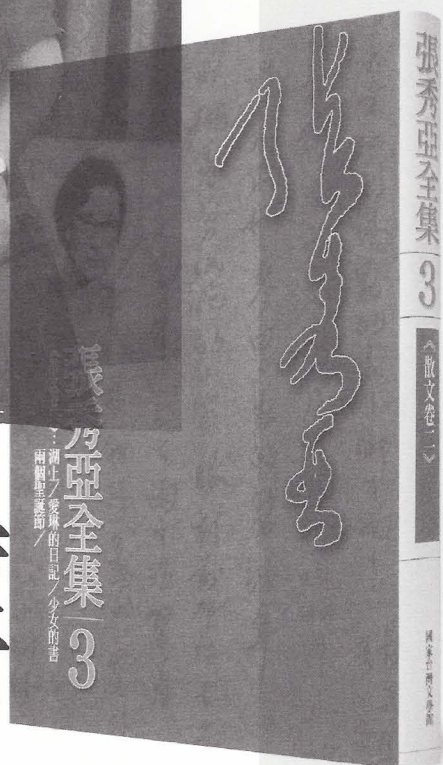


# 永不凋謝的 三色堇

——關於《張秀亞全集》



2001年6月29日張秀亞女士逝世後，其子女陸續將張女士生前作品、文物等珍貴文化遺產贈予國家台灣文學館。除了整理典藏之外，為喚起文學界對張秀亞文學的重視，國家台灣文學館決定整理其作品出版《張秀亞全集》，由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文訊雜誌社承辦。

張秀亞女士是當代作家中持續創作年代最長，創作作品最多，寫作文類最豐富的作家之一，被譽為「全才之筆」。此全集計十五冊，包括新詩一冊，散文八冊，小說二冊，翻譯二冊，藝術史一冊，呈現張秀亞不同階段的全部作品，包括未結集、未發表作品，另編資料卷一冊，蒐輯其照片、手稿、書信、年表、評論目錄等，全集採25開本，重新排版印刷，共計7400頁。

## 採訪與友誼

民國六十七年夏天，我應當時《幼獅文藝》主編朱榮智之邀，寫一篇專訪張秀亞的文章。如此著名的採訪對象，對一個才大學畢業不久，初涉文壇的我來說，無疑是一項艱鉅的挑戰。整個暑假，我鎮日埋首在當時位在羅斯福路三段的「道藩文藝圖書館」（文協現址），浸淫在「張秀亞的世界」裡。年少稚嫩，不知進退，爲了好好表現，和秀亞女士多次長談，通了無數電話，完成了六千字的採訪稿，也開始了和秀亞女士長達二十幾年的友誼。

此期間，秀亞女士總是細心地在耶誕節、新年捎來祝福以及問候的訊息。當我們再見面時，已是民國七十七年的夏天，我們在《文訊》的編輯工作中重逢。爲了「資深作家」，同時也是當期封面人物的專欄，我請年輕作家黃秋芳採訪她，秀亞女士執意要請我們一群「小朋友」吃飯，採訪、攝影、編輯都來了，熱熱鬧鬧的聚在信義路的「中心餐廳」。

民國八十二年五月，甫任幼獅文化公司總編輯的陳信元，計畫出版幾位資深女作家的散文選集。希望由我來編選張秀亞選集，我告訴秀亞女士這件事，她很快的回信表示同意。於是我就開始了選集的編選預備工作。先由我進行初選，秀亞女士再就初選中的文章篩選、增補。但因作品的量實在龐大，加上《文訊》工作繁忙，選集的工作只有空閒時進行。當時秀亞女士獨居中央新村，多年關節病痛，使她行動不便，靠著電話、書信我們持續、緩慢的進行著散文選集的工作，後來幼獅的出版計畫改變，陳信元也離開了幼獅，終究沒有完成秀亞女士的選集，但當年工作的資料夾，我還一直保存著，或許是因爲心底的遺憾，也是爲了紀念我和秀亞女士的一段情誼。



張秀亞（右）初中時讀書神態

## 各方人士支持與協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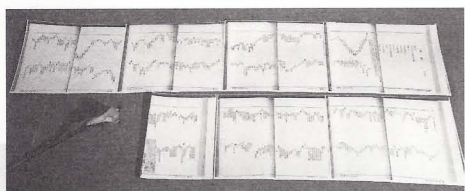
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九日，驟聞秀亞女士病逝，《文訊》在當年十一月九日舉辦了一個「張秀亞教授追思紀念會」，會後即向她的子女金山、德蘭建議，設法爲秀亞女士出版全集。在他們二位努力下，終獲得國家臺灣文學館的全力支持。在德蘭、金山的請託下，在繁忙的工作中我勉力地接下主編《張秀亞全集》（以下簡稱《全集》）的重擔。我能大膽的接受這項要求品質、又要求效率的工作最主要的原因，除了和秀亞女士逾二十年的友誼外，《文訊》堅強的工作團隊，李瑞騰教授以他主編《柏楊全集》的經驗，提供寶貴的意見，陳信元教授亦兩肋插刀的從旁協助，這些都是我最重要的編輯後盾。

儘管心裡篤定，但真正展開編輯工作，才覺得工程的浩大。幸好有德蘭熱心協助。爲了《全集》的事，德蘭和我通了數十次電話和傳真，最高紀錄是三十頁，往來了十幾次國際快遞，電子檔圖片的傳送，也不知凡幾。她和哥哥金山，是我看過最孝順、並以母親爲榮的一對兒女。我們先從秀亞女士近七十年五種文類、八十餘本作品中，先將體例訂制下來。接著是不同版本的蒐尋，包括秀亞女士大陸時期出版的集子，還有早期在臺灣的出版，而今已在市場絕版或轉易出版社的版本，以及大陸及海外地區編選的本子。除了國家圖書館外，我們逐家搜尋全臺灣各大學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以求找得作品的初版本。早期出版品版權頁記載較不嚴謹，我們仔細的從秀亞女士的「序」、「前言」、「後記」中尋找版本及出版社變化的蛛絲馬跡，然後再盡可能進一



張秀亞大學畢業照

步蒐尋。遠在大陸的朋友傅光明、黎湘萍、朱雙一、孫燕華，香港的朋友黎活仁，從臺灣到北京做短期研究的淡江博士生陳雀倩，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林耀椿，都被我們請託。剎那間，美國、上海、北京、廈門、香港、臺灣，都有人在為《全集》貢獻心力。



## 尋訪遺珠時的旅途

除了找出秀亞女士各種新舊版本外，此次《全集》的編纂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未結集文章的蒐尋。德蘭提供了一部分，但其中有些無法分辨已結集或未結集的文章。幸好我們已將有所有文章篇名按首字順序鍵入電子檔，進去查詢，就能辨識出來。民國九十二年七月，《文訊》為慶祝二十年社慶，舉辦了「臺灣文學雜誌展」，為了呈現日治時期迄今的文學雜誌，我們努力蒐尋散佚的文學雜誌，在整理的過程中發現不少秀亞女士未結集的作品，既然尋獲一、二，於是我們再次清查，包括民國三十八年以前的《益世報》、《大公報》等秀亞女士經常投稿的副刊及雜誌，果真收穫不少，也驚訝秀亞女士五〇、六〇年代創作量的豐沛，儘管如此，迫於時間及人力，未能對所有的期刊報紙做完整的地毯式搜索，因此可以想見尚有不少散落未結集的文章淹沒在陳舊的故紙堆中，這個遺憾也只能期待有朝一日再做補遺。我們在不算長的時間內，盡力挖掘的未結集作品，也有不錯的成果。經過整理分類，計有詩九十一首，散文一百一十六篇，小說十四篇，翻譯十七篇，我們按照文類及發表時間分別置於各文類卷末。這個部分比較困難的是清查德蘭提供未結集文章中，許多出處及發表時間未載或不明，投入了極大的時間及人力。在此也要感謝國民黨黨史館的胡海敏小姐幫了許多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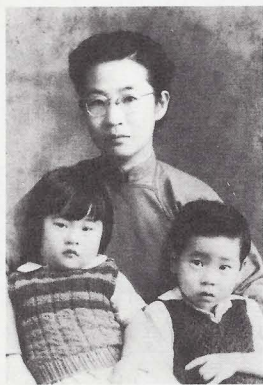
民國七十三年，星島出版社出版秀亞女士的散文集《海棠樹下小窗前》，民國七十六年，光復書局出版秀亞女士的詩集《愛的又一日》，這兩本書是她最後的兩本著作，在這之後出版的作品，包括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都是自她已出版的集子中去挑選的（其中，《月依依》加入四篇晚期發表作品；《荷塘之憶》則加入三篇）。這當然是因為秀亞女士的年齡日高及身體日弱，作品逐漸減少。但這段期間，在《聯合報》副刊偶爾仍可看見她的散文及詩，量雖然不多，卻更見智慧的光采，篇篇動人。

## 呈顯典雅的翻譯文筆

在五〇年代的作家中，小說、詩、散文縱或有其他的作家與秀亞女士等量齊觀，但中英文俱佳，除創作外亦擅翻譯，可算鳳毛麟角，秀亞女士熟悉西洋藝術史，曾與雷文炳神父合著《西洋藝術史綱》，這套書共十一冊，文字達一百多萬；為了呈現秀亞女士創作的整體類型，我們特別請專治西洋藝術史的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賴瑞鑿教授節錄了近三十萬字，彙編為一本。至於這套書的數千幀圖片，因版權問題，不得不忍痛放棄。秀亞女士翻譯作品也在這樣的考量下編選出來。民國六十二年，維金尼亞·吳爾英名著《自己的屋子》中譯本，首度由張秀亞翻譯，純文學出版社出版，民國八十九年一月由九歌出版社以《自己的房間》重排出版，其他尚有《聖女之歌》、《恨與愛》等十三本，翻譯的總字數超過兩百萬字。我們特請臺大外文系高天恩教授以專業的考量來編選，最後留下《聖女之歌》、《自己的屋子》、《恨與愛》、《回憶錄》、《論藝術》，並精選數篇未結集的翻譯在卷末，供讀者欣賞秀亞女士典雅的譯筆。

## 其他重要的催生者

除了完整呈現秀亞女士一生的作品外，特別在所有的作品後，另編一冊資料卷，將



民國37年，攜兒女渡海來台



民58年左右，張秀亞（左二）與文友合照



參加「女作家著作展」後，張秀亞（右五）與文友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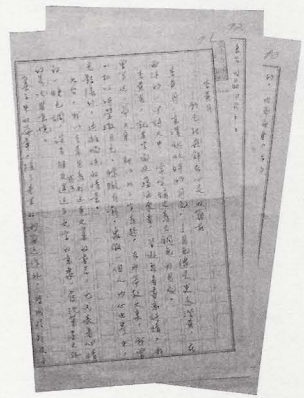
有關秀亞女士的生平資料及研究資料呈現出來，內容包括秀亞女士的照片與手稿、書信與日記、小傳、年表與著譯目錄，以及有關秀亞女士評論目錄及評論文章編輯。這個部分因為《文訊》長期蒐集作家評論資料，籌備「張秀亞追思紀念會」當

時，也做了一番整理。編選工作特別請對五〇年代作家有特別研究的應鳳凰教授擔任，編輯小組從旁協助。

詩人、聯副前主編痲弦也是這套書的重要催生者，他鼓勵金山、德蘭排除一切困難，為母親出版全集。我們感受到他對秀亞女士作品的了解，對臺灣散文歷史的體會，視野宏闊且文采燦然，是這套《全集》最佳的總論者。痲弦先生遠在加拿大溫哥華，然萬里同心，這段時間與編輯小組保持密切聯繫，關心《全集》進行的狀況，給我們許多寶貴的意見。至於詩、散文、小說，秀亞女士創作的三大文類，我們分別邀請蕭蕭、張瑞芬、范銘如三位教授擔任導讀。由於秀亞女士的作品量極大，三位老師花了許多時間在閱讀與資料的比對上，完成了精彩的論述與導讀，對欣賞或深入探討張秀亞的作品，有很大的幫助。

## 餘音尾聲

細讀秀亞女士的全部作品，閱讀她的日記、她與友人往來的書信，與幾位前輩作家一起回憶秀亞女士的音容笑貌，除深刻地體會她對創作的堅持及努力，秀亞女士謙和的內在，以及她自勵自勉的一生行徑，因寬容、慈愛所產生的美善的光華，都深深感動了我們。在整個編輯過程中，大量的資料不斷湧進，驚喜中卻也十分惶恐，擔心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全集》的編輯工作。從策劃到編輯，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們除了就秀亞女士現有的出版品做整理、編輯外，還必須同時投注心力在「張秀亞散佚作品及生平研究」上，工作之繁瑣，似乎已成爲編纂這套《全集》不可承擔之重。又因爲有編纂資料卷的構想，秀亞女士個人小傳、年表的求證，出版品版本的考訂等，無一不需花大量的時間及人力。我們鎮日與張秀亞的作品爲伍，也不斷地在她的資料中閱讀思考。幸而本專案的研究助理也是本《全集》的執行編輯江侑蓮，是一位認真而優秀的編輯，沒有她細心、耐心的執行大大小小的編輯事務，《全集》無法順利誕生。



親筆手稿

記得民國八十七年（一九九八）暑假，赴美參加「美西華文作家協會」的研討會，在洛杉磯開會之暇，特與文友林黛嫻、焦桐、張錯夫婦一起去探望秀亞女士，在德蘭家我們與秀亞女士話家常，並合影留念，度過一個快樂的下午。沒料到那是最後一次與她見面。每次與秀亞女士相見，或是在她的信中，屢次提起當年《幼獅文藝》那篇我寫的採訪文章，而引我爲她「心靈的知音」。我知道這是秀亞女士對我的溢美之辭，但也希望這套《全集》的編纂，爲我們忘年之交的友誼，做永恆的見證。

感謝國家臺灣文學館用劍及履及的魄力，宏觀的視野，體諒的態度來推動這套《全集》的編印出版工作。我相信此《全集》的編印與出版，定能將秀亞女士高潔的人品與豐富的文學記錄下來，直到永遠。